

民國文存

55

歷代文評選

胡雲翼 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存

55

歷代文評選

胡雲翼 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歷代文評選》由上海中華書局于1940年首次出版。作為當時的“高中國文名著選讀”之一，該書共選入三國魏曹丕至清末王國維等18人的29篇代表性文論作品。其中，《典論·論文》扣其端，鍾嶸《詩品序》振其緒，《文心雕龍》播其風，《人間詞話》總其成；間之以蕭統之序《文選》，韓愈之《答李翊》，顏之推論文章，章學誠講文理；雖篇涉非廣，然要亦備矣。而《文心雕龍》之得入8篇，《人間詞話》之上卷全錄，一可見以詞學名家的胡先生之“藝術派的文學”傾向，一可見其之于文學批評的重視而“力求其發揚光大”。

責任編輯：徐 浩      責任校對：董志英

封面設計：正典設計      責任出版：劉譯文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歷代文評選/胡雲翼著.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3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3925-3

I. ①歷… II. ①胡… III. ①古代文論—中國 IV. ①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284773 號

## 歷代文評選

Lidai Wenpingxuan

胡雲翼 著

---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1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3

印 刷：保定市中華美凱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6年3月第一版

字 數：120千字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mailto: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xuhao@cnipr.com](mailto:xuhao@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10

印 次：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40.00元

ISBN 978-7-5130-3925-3

---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 民國文存

(第一輯)

## 編輯委員會

###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方劉勇 譚桂林 李小龍  
鄧如冰 金立江 許江

###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王育成 秦永洲 張弘 李雲泉 李揚帆 姜守誠  
吳密 蔣清宏

###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罹於戰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

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 目 錄

序 .....	1
典論·論文（曹丕） .....	3
詩品序（鍾嶸） .....	6
明詩（劉勰） .....	15
論說（劉勰） .....	21
神思（劉勰） .....	29
情采（劉勰） .....	33
鎔裁（劉勰） .....	37
夸飾（劉勰） .....	40
物色（劉勰） .....	43
知音（劉勰） .....	46
文選序（蕭統） .....	50
文章篇（顏之推） .....	54
答李翊書（韓愈） .....	61
答韋中立書（柳宗元） .....	63

與元九書 (白居易)	66
答謝民師書 (蘇軾)	77
答茅坤書 (唐順之)	79
論文·上 (袁宗道)	82
論文·下 (袁宗道)	85
小修詩敘 (袁宏道)	88
文人摹倣之病 (顧炎武)	91
文人求古之病 (顧炎武)	94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袁枚)	97
文理 (章學誠)	100
古文十弊 (章學誠)	105
古文辭類纂序 (姚鼐)	115
湖南文徵序 (曾國藩)	122
人間詞話 (王國維)	125
<b>編後記</b>	<b>143</b>

## 序

文學批評的使命，重在文學作品上諸問題的討論與研究，而給與正確的回答。小而言之，如一字、一韻、一句、一章、一篇或一個作家的評議；大而言之，如文學界說、時代思潮、各種文體文派的淵源演變，以及文學之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探討，均屬於文學批評的範疇。

古人論文之言，始於孔子，他在《易經》裏有“修辭立其誠”“言有物”“言有序”等語。《左傳》引孔子的話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禮記》引孔子的話有“情欲信，辭欲巧”。在《論語》裏孔子又明明說：“辭達而已矣。”由此即可見文學批評之為孔子所重視而開其端。繼之，如卜商的《詩序》、王充的《藝增》、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乃衍為論文的專篇。至漢末魏初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乃更進一步而為意識明確的文評。自此以後，論文家蠡然而起。至梁代，便產生鍾嶸的《詩品》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兩部稍有系統的批評專著。唐宋兩代，是散文與美文互爭消長的時候，是人生派的文學與藝術派的文學短兵相接的時候，結果是韓愈、歐陽修等的復古派壓倒駢體文而取得勝利。他們的中心思想，只是“文以載道”，並沒有什麼精密的理論。自宋以後，詩話、詞話、曲話之類的作品繁興。雖有美句名言，惜多支離破碎，沒有系統的結構。明代復古派最猖獗，他們的論著多不足觀。其較具卓識

者，為公安派三袁的文論。在清人中，當推章學誠為善作文評，他的《文史通義》對於古文與時文有許多精采的議論。

創作與批評本是相互影響着而演進的。可惜歷代文家多專心致志於創作，而忽視批評方面的重要性。他們偶有論文之作，亦多見於序、跋、書信等類的應酬文件中，自難求其精粹。如劉勰的盡全力來寫一部《文心雕龍》，千古也沒有幾人。故雖遠自孔子即已重視文學批評，而兩千多年來故步自封，得不到健全博大的進展。今後我們欲求推進中國文學，自當特別注重批評一科，而力求其發揚光大。

編者識

二十五年秋，鎮江

## 典論·論文<sup>(一)</sup>

曹丕<sup>(二)</sup>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sup>(三)</sup>之於班固，<sup>(四)</sup>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sup>(五)</sup>書曰：“武仲以能屬文<sup>(六)</sup>為蘭臺令史，<sup>(七)</sup>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sup>(八)</sup>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sup>(九)</sup>廣陵陳琳孔璋、<sup>(一〇)</sup>山陽王粲仲宣、<sup>(一一)</sup>北海徐幹偉長、<sup>(一二)</sup>陳留阮瑀元瑜、<sup>(一三)</sup>汝南應瑒德璉、<sup>(一四)</sup>東平劉楨公幹、<sup>(一五)</sup>斯七子<sup>(一六)</sup>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聘驥馱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sup>(一七)</sup>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sup>(一八)</sup>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sup>(一九)</sup>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sup>(二〇)</sup>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譬諸音樂，曲度

雖均，節奏同檢；<sup>(二一)</sup>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sup>(二二)</sup>周旦顯而制禮；<sup>(二三)</sup>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sup>(二四)</sup>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禮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sup>(二五)</sup>

【註】（一）《典論·論文》：《典論》，曹丕著，凡五卷。《論文》為其中之一篇。（二）曹丕：字子桓，三國魏譙人。嗣父位為魏王。後篡漢稱帝，在位六年，謚曰文（一八六——二二六）。有集。（三）傅毅：字武仲，東漢茂陵人。章帝時為蘭臺令史，與班固等同典校書。（四）班固：字孟堅，東漢安陵人。明帝、章帝時典校祕書。著有《漢書》。（五）超：字仲升，東漢安陵人。明帝時，使西域，收服五十餘國，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六）屬文：猶言作文，謂連綴字句使相屬也。（七）蘭臺令史：漢藏祕書之宮觀曰蘭臺，置蘭臺令史，掌書奏及檢校祕籍。（八）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喻人不自知其短也。（九）魯國孔融文舉：魯國，漢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等地。孔融字文舉，漢獻帝時為北海相，拜大中大夫，後為曹操所誅。有《孔北海集》。（一〇）廣陵陳琳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縣。陳琳字孔璋。初為何進主簿，後歸袁紹，袁敗歸曹操，官至

門下督。(一一) 山陽王粲仲宣：山陽，今江蘇淮安縣。王粲字仲宣。東漢末年，避亂荊州依劉表。後仕魏，累官侍中。有《王仲宣集》。(一二) 北海徐幹偉長：北海，今山東壽光縣。徐幹字偉長。仕魏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一三) 陳留阮瑀元瑜：陳留，今河南縣名。阮瑀字元瑜。為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有《阮元瑜集》。(一四) 汝南應瑒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治。應瑒字德璉。曹操辟為丞相掾，後為五官將文學。有《應德璉集》。(一五) 東平劉楨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劉楨字公幹。魏文帝辟為丞相掾。(一六) 斯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號稱“建安七子”。(一七) 徐幹時有齊氣：謂齊俗文體舒緩，幹有此病也。(一八) 張、蔡：謂張衡、蔡邕。(一九) 揚、班：謂揚雄、班固。(二〇) 向聲背實：重視虛聲不求實際也。(二一) 檢：法度也。(二二) 西伯幽而演《易》：西伯者，西方諸侯之長，周文王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因推《易》象以作卦。(二三) 周旦顯而制《禮》：周公旦，文王子，武王弟，相成王，作《周禮》六篇。(二四) 賤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二五) 唯幹著論，成一家言：曹丕《與吳質書》：“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

## 詩品序<sup>(一)</sup>

鍾嶸<sup>(二)</sup>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sup>(三)</sup>輝麗萬有；靈祇<sup>(四)</sup>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昔《南風》之辭，<sup>(五)</sup>《卿雲》之頌，<sup>(六)</sup>厥義夙<sup>(七)</sup>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sup>(八)</sup>楚謠曰：“名余曰正則”，<sup>(九)</sup>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sup>(一〇)</sup>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sup>(一一)</sup>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sup>(一二)</sup>推其文體，固是炎漢<sup>(一三)</sup>之製，非衰周<sup>(一四)</sup>之倡也。自王、揚、枚、馬<sup>(一五)</sup>之徒，詞賦競爽，<sup>(一六)</sup>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sup>(一七)</sup>迄班婕妤，<sup>(一八)</sup>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sup>(一九)</sup>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sup>(二〇)</sup>質本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sup>(二一)</sup>篤好斯文；平原兄弟，<sup>(二二)</sup>鬱為文棟；劉楨、王粲，<sup>(二三)</sup>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sup>(二四)</sup>者，蓋將百計。彬彬<sup>(二五)</sup>之盛，大備于時矣。

爾後陵遲<sup>(二六)</sup>衰弱，迄于有晉。太康<sup>(二七)</sup>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sup>(二八)</sup>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sup>(二九)</sup>時，貴黃老，<sup>(三〇)</sup>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sup>(三一)</sup>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sup>(三二)</sup>諸公，詩皆

平典似《道德論》，<sup>(三三)</sup>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sup>(三四)</sup>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sup>(三五)</sup>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sup>(三六)</sup>中，謝益壽<sup>(三七)</sup>斐然繼作。元嘉<sup>(三八)</sup>初，有謝靈運，<sup>(三九)</sup>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sup>(四〇)</sup>凌轢潘、左。<sup>(四一)</sup>故知陳思<sup>(四二)</sup>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sup>(四三)</sup>為輔；陸機<sup>(四四)</sup>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sup>(四五)</sup>為輔；謝客<sup>(四六)</sup>為元嘉之雄，顏延年<sup>(四七)</sup>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sup>(四八)</sup>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

故詩有六義<sup>(四九)</sup>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sup>(五〇)</sup>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sup>(五一)</sup>漢妾辭宮，<sup>(五二)</sup>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sup>(五三)</sup>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sup>(五四)</sup>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于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衣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

劉<sup>(五五)</sup>為古拙，謂鮑照<sup>(五六)</sup>羲皇上人，<sup>(五七)</sup>謝朓<sup>(五八)</sup>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sup>(五九)</sup>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sup>(六〇)</sup>徒自棄於高明，無涉于文流矣。

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sup>(六一)</sup>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sup>(六二)</sup>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sup>(六三)</sup>《七略》裁士，<sup>(六四)</sup>校以賓實，<sup>(六五)</sup>誠多未值。<sup>(六六)</sup>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sup>(六七)</sup>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sup>(六八)</sup>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為稱首，況八紘<sup>(六九)</sup>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sup>(七〇)</sup>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sup>(七一)</sup>敢致流別。嶻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 ○ ○ ○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sup>(七二)</sup>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sup>(七三)</sup>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sup>(七四)</sup>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sup>(七五)</sup>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sup>(七六)</sup>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sup>(七七)</sup>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sup>(七八)</sup>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sup>(七九)</sup>王元長<sup>(八〇)</sup>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sup>(八<sub>一</sub>)</sup>疎而不切；王微《鴻寶》，<sup>(八<sub>二</sub>)</sup>密而無裁；顏延《論文》，<sup>(八<sub>三</sub>)</sup>精而難曉；摯虞《文志》，<sup>(八<sub>四</sub>)</sup>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sup>(八<sub>五</sub>)</sup>逢詩輒取；張雋《文士》，<sup>(八<sub>六</sub>)</sup>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古今，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撫病利，凡百二十人。<sup>(八<sub>七</sub>)</sup>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耳。

○ ○ ○ ○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sup>(八<sub>八</sub>)</sup>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sup>(八<sub>九</sub>)</sup>四聲<sup>(九<sub>〇</sub>)</sup>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元音，<sup>(九<sub>一</sub>)</sup>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sup>(九<sub>二</sub>)</sup>“明月照高樓”，<sup>(九<sub>三</sub>)</sup>為韻之首。故三祖<sup>(九<sub>四</sub>)</sup>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sup>(九<sub>五</sub>)</sup>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sup>(九<sub>六</sub>)</sup>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sup>(九<sub>七</sub>)</sup>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sup>(九<sub>八</sub>)</sup>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褻積<sup>(九<sub>九</sub>)</sup>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sup>(一〇〇)</sup>閭里已具。

陳思“贈弟”，<sup>(一〇<sub>一</sub>)</sup>仲宣《七哀》；<sup>(一〇<sub>二</sub>)</sup>公幹“思友”，<sup>(一〇<sub>三</sub>)</sup>阮籍《詠懷》；<sup>(一〇<sub>四</sub>)</sup>子卿“雙鳧”，<sup>(一〇<sub>五</sub>)</sup>叔夜“雙鸞”；<sup>(一〇<sub>六</sub>)</sup>茂先“寒夕”，<sup>(一〇<sub>七</sub>)</sup>平叔“衣單”；<sup>(一〇<sub>八</sub>)</sup>安仁“倦暑”，<sup>(一〇<sub>九</sub>)</sup>景陽“苦雨”；<sup>(一一〇)</sup>